

形神實義

天主實義

天主實義續篇

代國慶

郭隆岸

王化文

校點



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

④

周振鶴 主編

【第二輯】

形神實義

天主實義

天主實義續篇

代國慶 郭隆岸 王化文 校點



周振鶴 主編

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

④

【第二輯】

形神實義

賴蒙篤著譯

代國慶
陳隆岸 校點

本書係國家社科重點項目『明清福建天主教文
獻整理與研究（編號 13AZJ007）』階段性成果

提要

明清之際，中西文化開始了較大規模、較廣範圍的交流與碰撞，歷來受到史家重視。亞里斯多德哲學思想的東傳和儒家思想的西漸無疑可以表徵此一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度。傳教士入華後面臨的是一個富有人文傳統和崇尚理性的國度，此種文化境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傳教士們在向儒家士人宣揚天主教時必然採納『先理解後信仰』的進路。融彙亞里斯多德哲學與基督教神學於一爐，協調理性與信仰的托瑪斯主義便成為入華傳教士宣揚福音的不二法門。在這些漢文性理之書中，傳教士們力圖以亞里斯多德哲學方法論證至高存在，為天主信仰尋求理性上的支撐。對儒家士人而言，亞氏哲學中的邏輯思維、概念範疇、倫理思想等觀念大多也是聞所未聞。外來的異質思想在某些儒士眼中成為『補儒』的良方，格物致知的新法。因此，亞氏哲學於明清之際甫入華便不乏儒士的追崇。一段中西學術之公

案由此而生。

來華的多明我會士與耶穌會士雖在諸多方面保有差異，但在宣揚托瑪斯主義上卻也殊途同歸。對多明我會士來說，宣揚托瑪斯主義不僅是其義不容辭的職責，更是一種榮耀。我們可以想像，當多明我會士向中國人宣介本會的「聖師多瑪斯」時，將會流露出何等的神氣。或許正是出於此種當仁不讓的心理，多明我會集本會入華之精英，合中國奉教士人之力，共同翻譯、刊刻了《形神實義》^[1]一書。

一、大航海時代托瑪斯主義的復興及其東傳

西歐中世紀盛期，亞里斯多德哲學的復興和宣揚在歐洲文化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並對天主教神學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在起初，天主教會對此種異教、異質的思想體系卻抱有警惕、敵視的態度。亞里斯多德哲學並沒有因教會當局

[1] 《形神實義》一書收錄于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的《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利氏學社，2009年）第二冊（1-400頁），本次點校即以此為底本。提要引文頁碼也為此書頁碼。

的禁令而銷聲匿跡，它反而依附於西歐新型社會機構、團體而獲得立足之地。具體而言，新型學術機構大學以及新型教團組織托鉢修會成為亞里斯多德哲學最為理想的庇護所和宣介所。以宣教和學術為己任的多明我會士很快成為亞里斯多德哲學的追隨者和鼓吹者，多明我會中最偉大的學者托瑪斯·阿奎那（約 1225—1274 年）便是其中集大成者，誠如漢斯·昆所言：「阿奎那為新時代創造了一種新的哲學的與神學的綜合。它極為出色，方法嚴謹，富於論辯技巧，而且具有前所未見的統一。」^[1]托瑪斯·阿奎那所建立的龐大思想體系便以其名而流傳後世。這不僅標示着基督教完成了對古典亞里斯多德哲學的吸收和改造，而且也意味着亞里斯多德哲學在基督教神學外衣下得以繼續存在和宣揚。

其實，在托瑪斯·阿奎那生前死後，他的神學主張並非沒有引發非議。幸運的是，阿奎那所屬的多明我會全力維護阿奎那的聲譽，不遺餘力地宣揚托瑪斯主義。1286 年多明我會巴黎會議、1309 年多明我會薩拉戈薩（Saragossa）會議等一再要求本會修士學習、專研托瑪斯神學，以阿奎那神學著述為依據來宣教授課，並用它來

[1] 漢斯·昆：《基督教大思想家》，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99 頁。

解決問題^[1]。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來，天主教在新教諸派強大攻勢下面臨着生死抉擇，這也給托瑪斯主義復興提供了歷史契機。此一階段托瑪斯主義的復興肇源於教會當局以托瑪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e*)作為神學教科書，取代在此之前使用的彼得·倫巴德(*Peter Lombard*，約1095—1160年)編撰的《箴言錄》(*the Sentences*)^[2]。在此過程中，多明我會和新成立的耶穌會同樣發揮了積極作用。

來自比利時的多明我會士Peter Crockaert(1503年在巴黎加入多明我會)於1509年開始用托瑪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來授課。其他教會學者很快跟進，首先在意大利，其後在西班牙，天主教會的學校逐漸採用《神學大全》作為教科書。曾

[1] J. A. Weisheipl, 'Thomism', *The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4, p. 435.

[2] 彼得·倫巴德曾任巴黎主教(1159—1160年)，《箴言錄》一書可謂是其最重要的著述。此書主要以聖經、教父及教會博士論著為依據，系統闡釋了基督教神學教義，其中奧古斯丁神學思想貫穿全書始終。此書中的某些觀點雖受到當時教會其他學者的質疑和反對，但在1215年召開的第四次拉特蘭會議上，再次確認了倫巴德的正統地位，《箴言錄》一書也就成為西歐基督教世界神學院普遍使用的教科書，直至後來被托瑪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所替代。

在巴黎學習的 Francisco de Vitoria 把 Peter Crockaeri 的授課方式帶回西班牙。作為西班牙 Salamanca 大學首席神學教授，Vitoria 極力宣揚托瑪斯主義，並或多或少地影響到西班牙其他各所大學，這對西班牙成為托瑪斯主義復興的另一中心起了很大作用^[1]。正是在此種神學背景下，特蘭特大公會議召開（1545—1563 年），會議明確要求各教區建立神學院，培養神職人員，強化神學教育以維護天主教的神學立場：『對於每一個主教座堂、總主教教堂以及比上述教堂規模更大的那些教堂來說，都必須根據各自的財力以及所在教區的大小，從所在城市和所在教區定期招收一定數量的青少年，對之進行宗教教育，並對之進行教會紀律方面的培訓……其學業內容包括文法、歌詠、教會曆算以及其他有用之技藝；（學院）要給他們講授《聖經》以及其他各種教會書籍。^[2]』在此次會議結束後，托瑪斯·阿奎那的地位進一步獲得提升，出身多明我會的教皇庇護五世（Pius V, 1566—1572 年在位）於 1567 年 4

[1] 相關情況，可參見 J. A. Weisheipl, *Thomism: The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4, pp. 48-49.

[2] J. 沃特沃斯英譯，陳文海譯注：《特蘭特聖公會議教規教令集》，商務印書館，2012 年，211、212 頁。

月二日發佈敕令，尊阿奎那為『教會導師』；此外，在庇護五世主持下，阿奎那的著述首次彙編成冊(17卷)，刊刻出版(1570—71年)^[1]。由此，托瑪斯主義獲得更加廣泛的宣揚，並成為天主教會抵禦新教神學思想擴散的有力武器。

天主教會除了在歐洲本土維護自身的地位外，也把目光投向新大陸。大航海時代，多明我會、方濟各會以及耶穌會等修會借助海途，奔走於世界各地，托瑪斯主義也隨之被引介。西班牙籍多明我會士航海東來與菲律賓馬尼拉主教區的建立直接相關。1578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 1572—1585年在位)下令建立馬尼拉主教區，多明我會士薩拉匝(Domingo de Salazar, 1512—1594年)被選為馬尼拉第一任主教(1581年抵達菲律賓，1594年12月在西班牙去世)^[2]。在薩拉匝主教和多明我會墨西哥聖地亞哥省(the Province of Santiago of Mexico, 1535年創建)積極運作下，西班牙多明我會遠東『玫瑰聖母』省正式成立，第一批多明我會

[1] H. H. Davis, 'PIUS V, POPE, ST.', *The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1, p. 374.

[2] 有關薩拉匝主教的生平事蹟，可參見 Diego Aduarte, 'O' P., History of the Dominican Province of the Holy Rosary,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31, pp. 39—62.

士分別於1587年、1588年抵達菲律賓，並選舉Juan de Castro為首任省會長，西班牙多明我會在遠東地區的傳教事業正式開始^[1]。隨著主教區的建立和多明我會士源源不斷的到來，依據特蘭特會議的規定，創辦學校，推進神學教育便提上了日程。多明我會士Miguel de Venavides任馬尼拉主教期間（1602—1605年）開始積極籌畫組建神學院。Miguel de Venavides東來之前曾在西班牙教授神學，因此，他對托瑪斯主義和神學教育的重要性有著更為直接的體驗。毫無疑問，Miguel de Venavides是托瑪斯主義的忠實信徒，在他看來『聖托瑪斯就像一只神奇的蜜蜂，在《聖經》、宗教會議、聖律以及上主賜給教會作為其導師和嚮導的聖人著述的花園中奔波採集、忙碌勞動，以建造蜂巢。為了能夠在菲律賓宣揚此種美妙和正統的教義，他強烈認為，（玫瑰聖母）省的修士人數雖少，但總要有人宣講、專研聖托瑪斯』^[2]。在主教的呼籲下，多明我會士於1611年開始在馬尼拉著手興建神學院，1619年落

[1] Diego Aduarte, O. P., *History of the Dominican Province of the Holy Rosary,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30, pp. 207-210.

[2] Diego Aduarte, O. P., *History of the Dominican Province of the Holy Rosary,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31, pp. 233-234.

成招生（神學院起初命名為 Colegio de Nuestra Señora del Santísimo Rosario，後來改稱為 Colegio de Santo Tomás，1652 年正式升格為大學）。對於這所學院，多明我會傾注了大量心血，在學院任職的「講師和院長均曾在隸屬我會的優秀學校中受訓，他們遵循西班牙同樣的方式來講授課程，召集會議和從事其他學術活動……在建築、收入和教學方面，這所學院完全可以和西班牙最好的學校媲美」〔C〕。聖托瑪斯大學既是多明我會在遠東地區傳教、培育神職人員的基地，也是托瑪斯神學宣揚的學術中心。

多明我會東來的最大目標是進入中華帝國，宣揚福音。受此目標的激勵，聖托瑪斯學院的倡建者 Miguel de Venavides 才應招渡海東來，抵達菲律賓後，他率先學習中文並取得一定成效。另一位多明我會士高母羨神父（Juan Cobo，1546—1592 年）也很快加入學習中文的行列。他們倆便致力於在旅菲華人中佈道，並在華人聚居的 Parian 創建「Sant Gabriel 醫院」。1590 年，Miguel de Venavides 陪同省會長

〔C〕 Diego Aduarre, O. P., *History of the Dominican Province of the Holy Rosary,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32, pp. 101–102.

Juan de Castro 赴華，並在海澄(Hayteng)登陸。雖然 Miguel de Venavides 神父用漢文書寫訴狀，讓中國官員著實一驚，但仍被視為間諜而遭驅逐^[1]。高母羨神父亦用漢文(閩南語)編著了《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一書(1593年，馬尼拉刊刻)，其中便有「論真有一位無極為萬物之始」、「記無極之事情」等篇目，引介了托瑪斯論證天主至高存在的推論方法，這可謂是西班牙多明我會首次用中文來宣介亞里斯多德哲學。1632年多明我會開始在福建閩東地區傳教，這為他們在華宣揚亞氏哲學提供了前提。多明我會入華之初，面臨諸多困難，取得立足之地實為當務之急，著述刊書還無暇顧及；清雍正朝以還，隨著禮儀之爭的升級，始作俑者的多明我會在華處境令人堪憂，多明我會傳教區教案迭出，多明我會疲于應付。而在清初順治、康熙兩朝，政治形勢較為平靜，在華多明我會取得了難得的「黃金時期」。正是在此期間，多明我會組織翻譯、刊刻了《形神實義》一書，較為集中地宣揚了托瑪斯主義，這也可視為多明我會對亞氏哲學入華所作的貢獻。

[1] Diego Aduarde, O. P., *History of the Dominican Province of the Holy Rosary,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30, pp. 247-249.

二、賴蒙篤《形神實義》的刊刻與基本內容

賴蒙篤(Raimundo del Valle, 1613—1683年)出生於西班牙 Grazalema 村，1642年加入 Francisco Carrero 神父召集的傳教團，與其他十六位傳教士一併於1642年離開西班牙，中轉美洲，1643年抵達馬尼拉。賴蒙篤曾在旅菲華人中傳教，1655年被派往中國傳教。在福建福安最初兩年間，賴蒙篤學習官話和福安方言的同時，還皈依多人信教，其中包括來自繆氏家族中的一位儒生和一位來自福安穆洋的儒生。1657年，賴蒙篤轉赴浙江傳教，多在浙江金華、蘭溪等地活動。1663年，賴蒙篤被任命為福建傳教團主教代理和巡視員(Vicario Provincial y Visitador de la mision de Fukien)，後於1683年在福安穆洋逝世。^[1]《形神實義》一書便是賴蒙篤在

[1] 有關賴蒙篤的生平事蹟，可參見 Baltasar de Santa Cruz, O. P., 'The Dominicans in the Philippines, 1641—69',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37, pp. 69—70. 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Tomo—, pp. 511—524.

福建傳教期間完成的一本漢文天主教書籍。

《形神實義》一書的扉頁寫有『長溪天主堂刊』等字樣，這表明此書是在福安刊印。長溪即為福安所屬之福寧一域歷史上的別稱，誠如閩人謝肇淛在《長溪瑣語》中所言：『溫麻，晉名也；長溪，唐名也；福寧元名也。』^[1]除了『泰西傳教會士賴蒙篤著』外，他的同會教友也參與其中：『同會萬濟國、閔明我、白敏叢、羅文炤訂，值會萬濟國准。』^[2]在這些多明我會士中尤為值得關注的是羅文炤（即羅文藻，字汝鼎，號我存，西文名字 Gregorio López，福安人，約生活於 1616/7—1691 年，是為首位華籍主教）。羅文藻早年跟隨方濟各會士利安當，並由其授洗入教（1633 年），後赴馬尼拉，作為旁聽生在聖托瑪斯大學學習拉丁文、西班牙文及神學、哲學（1652 至

[1] 謝肇淛：《長溪瑣語》，福州龔氏大通樓寫校本，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3 頁。

[2] 有關這些多明我會士的基本情況，可參見 Albert Chan, ed.,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 - IV*, M. E. Sharpe, Inc., 2002, pp. 165-166; Ad Dudink & Nicolas Standaert,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Database (CCT-Database)* (<http://www.arts.kuleuven.be/sinology/cct>).

1654年)〔1〕。除了羅文藻外,其他中國奉教儒生也多有功於此書,『漱水祝石、後學三山李九功閱,韓陽王道性、王道牲潤』。祝石(浙江蘭溪人)與李九功(福建福清人)均為耶穌會士皈依,福安人王道性(字養淑,穆洋人,康熙年間恩貢)、王道牲(字瑞鹿,穆洋人,康熙三十六年恩貢)〔2〕兄弟則是多明我會士的門徒。

賴蒙篤在自序中落款時間為『癸卯歲蒲月日』,查康熙癸卯年即康熙二年(1663年),而李九功『承先生馳書索弁』並『僭為之序』的落款時間則為『癸丑歲仲冬長至前一日』,即康熙十一年(1673年)。1663年當為文稿殺青之時(審定者之一的閔明我於1665年北上京師,1666年被遣返至廣州,1669年離開中國,赴羅馬彙報禮儀之爭事宜。由此可知《形神實義》一書在他北上之前便已經結稿,如此一來,他方能審閱),1673年則為文稿刊印之時。文稿拖延十年才終付梓,確實令人意外。合理的解釋是,就在文稿殺青交付刊印之時,突發意外,以致文稿久拖不刊。此一影響

〔1〕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中華書局,1988年,147頁;昂沙肋:《羅文藻主教傳》,鄭天祥主編:《羅文藻史集》,高雄教區主教公署印行,1973年,14-15、16頁。

〔2〕 光緒《福安縣志》,卷二十選舉(中)。

甚大之意外，非康熙初年楊光先反教莫屬。據多明我會文獻記載，從1664年至1671年，受楊光先『曆獄』的牽連，在閩傳教的多明我會士遭到意想不到的衝擊。在此期間，賴蒙篤只能藏身於閣樓、夾間，夜間方可外出傳教，即便如此，這也要時刻冒着落入暴徒手中的危險^[1]。此一教難對賴蒙篤可謂是刻骨銘心，據萬濟國1673年2月12日一信函披露，賴蒙篤曾用中文撰寫了兩卷本的 *Apologia Cristiana contra Yuan Kuang-sien*，以用來批駁楊光先，捍衛天主教^[2]。以俟楊光先反教停息，耶穌會士獲得平反，多明我會得以公開活動，李九功也才可以無所顧忌地給傳教士的著述書寫序言，《形神實義》一書最終獲得刊印。李九功如此謹慎行事並非沒有先例可循，其兄李九標曾主持搜集艾儒略等傳教士在閩宣教言論，彙編為《口鐸日抄》一書，李九功亦隨同參與其事。《口鐸日抄》一書共計八卷，彙集了艾儒略等傳教士1630年至1640年長達十年的言行。誠如李九標等人在《口鐸日抄凡例》

[1] 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Tomo I, p. 515.

[2] 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Tomo V, p. 69.